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二十回 都督冥府指翁孫 阿醜書堂弄師父

詩曰：人生如夢寄塵中，夢覺塵緣總是空。

浪蕩形骸同泡影，浮沉蹤跡似飄蓬。

魂遊地府方知父，宿借禪門始認翁。

戲術弄師堪絕倒，將軍原不類兒童。

當時阿醜將手指著自己的眼睛道：「老爺，那個矮師父何處來的？卻是一雙鼠眼，有些要偷東摸西、挖牆撬壁的勾當。倘日後做出事來，豈不連累老爺？」林澹然喝道：「咄！你小廝們省得甚麼，如此胡說？師父知道，活活打死。快不許多講。」阿醜拍著手，呵呵地笑出方丈去了。林澹然暗想：「這小廝佯般乖覺，為何就識苗知碩會做賊？這都是他的靈根宿慧處。」自此以後，遂縱放阿醜頑耍，不甚拘束。

苗知碩罷飯，走入方丈裏來，林澹然問打探梁國消息和杜都督家眷下落何如。苗知碩道：「侯景自別住持，即投梁國。不期東魏高澄用反間計與中國連和，激變侯景，反入台城，將武帝活活逼死。朱僕射張司農臨賀王等，俱遭殺戮。目今是武帝太子世讚即位，封侯景為相國，兼平章事，又稱為漢王。這天下不久是侯景篡了。那杜都督身喪之後，其妾馮氏，耽孕七個月，生下一子甚好。豈知不數年間，大母次母俱患疫症，相繼而亡，家業又被火焚，其子不知下落。果然是家破人亡，實為可憐。」林澹然聽罷，潸然淚下，悲嘆不已。

且說這阿醜無拘無束，每日山前山後頑耍，沒興時跳在溪內洗浴，千般百樣，在水裏嬉戲。不覺月餘。當下時值炎天，日分酷熱，薛舉在城內張太公家讀書，先生見天氣暑熱，告別回家去了，張太公著人送薛舉回莊上來。林澹然教他早晚溫習書史，薛舉那裏肯讀，終日和阿醜耍拳舞棒，踢飛腳，跳四平，莊前莊後，左右鄰舍，家家攪遍。有幾個村老，走到莊裏告訴林澹然道：「貴莊這兩位小官，日分頑劣，村前村後幾家鄰舍，被他攪得不耐煩。溪邊魚網時常扯破，園中花果屢次偷喫，若小廝們阻擋他，就尋相打。況兼力大，誰敢抵手？狗若吠時，即提起尾來搨死便是。我們老人家說他幾句，他也不聽，一味烏娘烏爹的亂罵。村老們因住持老爺的人，又不好傷觸他，只得忍氣。今日特來見住持，望乞美言教誨，戒他下次，省得壞了鄰舍之情。村老無知，斗膽冒瀆。」林澹然道：「貧僧隱居于此，竟不知這兩個畜生在外如此生事，乃貧僧之罪也。列位老丈請息怒，待山僧重責這廝，容日清罪。」眾老一齊道：「住持如此忠厚，卻是我等得罪了。」起身告別，林澹然留茶，送出莊門去了。

澹然自回禪堂裏念佛。直到天暮，方見薛舉和阿醜笑嘻嘻地回來。林澹然喝教二人跪下，兩個不知是何緣故，在禪堂佛廚前跪了。林澹然提竹片在手裏，罵道：「好兩個畜生呵，一個不成主，一個不成僕，相呼廝扯，那裏去生事來？打攪得村坊不寧，大膽衝撞鄰里父老。先打這狗才，後打這畜生。」薛舉道：「我一向不曾頑，阿醜指引道：東園果子好喫，西池魚兒好摸，打人罵人，都是他教我的。衝激鄰舍，也並不干我之事。」阿醜爭道：「大叔，你在城讀書不曾回莊時，我也鎮日價遍處閑耍，為何不曾有一個人來告我？自你回來，日逐引我去打攪東鄰西舍，就有許多唇舌，如何卻都推在我身上？」林澹然怒道：「這狗才還恁般花嘴巧舌，如何說得過！」提起竹片，將阿醜打了數下。次後來打薛舉，打得兩下，苗知碩胡性定沈性成一齊來勸。林澹然罵道：「以後若再如此，兩個俱是一百竹片。今晚不許起來，直跪到天曉纔放。」林澹然帶怒入方丈裏去了。

薛舉阿醜跪在禪堂裏，你我互相埋怨。未及一更天氣，苗知碩自悄悄來領薛舉進去睡了，阿醜卻獨自一個跪在那佛前，不見有人出來放他。心裏煩惱，想道：「悔他娘烏氣麼，薛大叔引我惹了鄰舍，卻把我兩腿兒熬打，雙膝兒受跪，他卻苗師父領進去睡了，留我一個，冷清清跪在這裏，守著琉璃燈。呸！這都是那潘婆害我。不如趁今夜無人知覺，悄悄地到他們首，放起一把火來，燒得那廝人離財散。淨淨光光，纔消得我這一口怨氣。」忙忙的尋了引火紙札，帶了火種，溜出莊前，爬起靠牆楊柳樹上，往外一跳，出了莊門，取路徑奔潘婆家來。走過村場，又過了兩重崗子，正落山坡，猛地起一陣旋風，豁喇喇樹葉如雨點般滿頭飄下。行不數步，又起一陣風，刮得滿山樹木颯颯地響。阿醜打了一個寒噤，遠遠見兩盞燈光，從側首山坳裏閃閃爍爍射出來，阿醜笑道：「月色不甚明亮，正好借此燈光順路下山去。」低頭急走，忽然平地起一個霹靂，振得地動山搖，原來是一隻弔睛白額大虎。見了阿醜，將口拄地吼這一聲，揚威鬚尾徑來撲人。

阿醜見了，叫聲「阿呀！」急轉身復跑上山。回頭看那虎時，已撲近身邊，阿醜就鑽入樹林中。那虎也趕入來，阿醜慌了，急急溜上一株大松樹，蹲在頂上。那大蟲昂頭向上看了半晌，兩爪揸地，將頭拄著樹根，猛地吼了一聲，樹枝振動，阿醜險些兒跌下來。兩手緊緊抱住大枝，看著下面那虎，又將樹根啃嚙。阿醜暗想：「這畜生若咬斷樹根，如何是好？」心生一計，扯開褲裙，放出溺來。口裏念道：「撒了驚尿，免生疾病。」那尿熱騰騰澆將下去。大蟲仰面看上。阿醜取出腰間火種，點著紙，劈頭丟下，剛剛撒在大蟲的左眼裏。那虎燒得眼疼，打個滾，跳過對山去了。

阿醜歡喜，忙忙溜下樹來，不期踏著枯枝，括地一聲響，樹枝連人滴滴溜跌落塵埃。樹高勢重，阿醜跌得昏暈而死，一點靈魂，縹緲然，獨自而行。一望時盡是荒郊曠野，但見陰風慘慘，冷霧昏昏。並無一人來往。阿醜心下驚疑道：「這光景不是潘家去的路了。」放著膽，趨向前去。行了數里，前面見一座城池，城頂上數道黑氣沖起，四周並沒屋舍人煙。看看走近城邊，驀然城門開處，突出數箇夜叉，生得鬼形怪狀，面目猙獰，種種奇異之像。手執鋼叉刀棍，將阿醜擒住道：「這廝來得甚好，大王的福也。造化，造化！」阿醜心慌要走，奈何掙扎不脫。

兩下正自扯鬧，忽見一老者，皂衣幅巾，鬚長鬢白，手拄拐杖，飛奔前來，喘吁吁喊道：「留人還我！留人還我！」夜叉喝道：「爾是甚處毛神，敢在此大呼小叫？」老者道：「我是小蓬山土地。有一大貴人，誤來汝處，我一路追尋，原來在此。快快放他轉去，免受天譴。」夜叉道：「我這枉死城無屈死的鬼，無放還的人。這小子既已到此，再無放理。」說罷，扯著阿醜驅入城去，土地一手拖住不放。兩下裏扯來拽去，終是雙拳不抵四手。你道矮矮一個白須老子，怎能扯得過這幾個長大兇鬼？弄得這老兒一面咯咯地噲，拖著阿醜，滿地打滾。阿醜心中大惱，奮力躍起，奪過夜叉鋼叉，向前亂擲。土地挺拐杖，沒頭沒臉打將過去。夜叉一齊舉兵器相迎。倏然一騎馬飛到，馬上那員大將，口稱是直日巡察功曹，奉東岳並城隍之旨，特來留杜貴人回去。夜叉大喝道：「我等奉五殿閻羅天子聖旨，守此城中，豈有容易轉去得的？」功曹大怒，拔出腰間寶劍也殺將過來。夜叉不能抵敵，奔入城內去了。功曹將阿醜抱於馬上，策馬而走。只聽得後面喊聲大振，回頭見數百牛頭馬面，鬼卒夜叉，簇擁著一員鬼將，騎著黑龍來追，旗號上書「無厭大王」四字。怎生模樣？有西江月為證，但見：

疙瘡臉渾如潑靛，獅子口一似朱砂。銅鈴突眼露獠牙，赤髮蓬鬆可怕。頭戴金冠耀日，身穿絳服飄霞。手持大斧跨龍蛇，聲若巨雷叱咤。

功曹忙將阿醜放下，交與土地道：「這鬼王極是兇惡，若貴人被搶去，無生理。汝等急往南走，我自單身迎敵。汝等去遠，我纔回馬。」說罷，截住鬼王廝殺。這土地引著阿醜急往南走，後面鬼卒，又飛步來趕。二人日分危迫，忽聽得阿道之聲自東南而來，見百餘戰士，旌旗羽蓋，相繼擁至。中央彩輿之間，端坐一位王者，又有數個軍士，肩馱錢串，跟隨車後。土地正欲喊叫，那大王早已先知，喚土地領阿醜相見。又令戰士大呼功曹停戰，功曹撥馬去了。鬼王厲聲問：「來者是何冥官，阻我戰陣？」大王道：「孤乃冥曹總司掌案，忝居王位，足下豈不相認？孤家九世積德，蒙上帝恩賜一子，今偶誤來至此，足下何相迫乎？」鬼王聽說，意欲收兵，眾鬼卒一齊喧哄道：「大貴人誤來，正大王代生之日，我等亦好出頭。千載奇逢，非同容易，若一錯過，後會難期，大王豈可輕輕放過！」鬼王聽了，又復來搶阿醜。大王喝車駕退後，令軍士將金錢百餘串，撩擲過去。那鬼王見了錢，笑嘻嘻

忙將手接，堆疊滿肩，回身入城去了。眾卒喧嘩不息，軍士將銀錢四下拋撒，鬼卒們攘臂爭奪，亂搶一空，盡皆滿面堆笑而散。

功曹土地等隨車駕回府。進了大殿，大王慰勞二神，側殿設宴相款。手抱阿醜垂淚道：「我兒這般長大了。今日若非東嶽牒文傳報，此時汝已墮落孽城之內。」阿醜道：「大王，你是何人，這樣愛我救我？」王大道：「我非別人，乃汝親父，杜都督名成治的便是。」阿醜聽了，扯住杜成治衣襟，大哭道：「你既是我父親，在此做官快活，如何將我流落，伏事別人？」杜成治亦哭道：「我兒，可憐你命薄，遭此流離顛沛。幸喜林禪師收養在莊，不致受苦。頃者遊奕大使接得嶽府牒文，報稱汝入冥司，已近枉死城，故我親來救你。又賴土地功曹已先在彼相援。」阿醜道：「我要到潘婆家去，路遇大蟲，上樹躲避，不期失足跌下，心忙意亂，錯走路徑，撞見這夥兇鬼，纏了這一會。那生得醜惡怕人的，是甚麼大王？□分可惡。」杜成治道：「這魔王自從有地獄，即據枉死城，收錄一切橫死傷亡魂魄，暴虐貪利。凡冥府諸曹官，典殃滿轉生陽世，為官清正。惟此魔罕得托生，數百載間，倘有大貴靈魂自人枉死城者，方可代位。然後此魔得生陽世，位極人臣，欺君罔上，蠹國害民。若吳之伯嚭，秦之商鞅，漢之董卓，皆是此魔轉世，荼毒生靈。自漢末到今，將及四百餘年，彼大數又當轉生陽世，故今要搶汝入城代職。但此輩小人，惟利可動，故我不惜數百萬冥錢，救你性命。」

阿醜道：「我聽得人說，世上惡人，死後決落地獄，受諸苦楚，不知真假？若真有，我要看一看要子。」杜成治道：「地獄陰險，汝不可觀。但人心一念善，在在天堂；一念惡，種種地獄。比如我為父的，生前正直，死後為神。上帝復憐忠義，賜汝為子，以昌後嗣，這是做好人的報應。」阿醜道：「我今只跟你做官，接續後代，不去伏事那林和尚了。」杜成治道：「我兒，你不知道這林禪師，乃是救你公公的大恩人。我為報恩，救了林禪師性命，反把自己性命送了。我生前不曾孝養得你公公，故今不能托生。有一事囑付你，月餘之後，你公公到莊來，你可認他，留公公在莊上，小心孝順，就如孝順我一般。」阿醜道：「我並不曾見公公面，如何認得？」杜成治道：「你公公名喚杜悅，今年八□二歲了。鬚髮皓白，手拄拐杖的便是。」阿醜道：「莫非方纔同我來的老頭兒麼？」杜成治道：「不是，你公公生得瘦長清健，左手背上有三點壽痣，右腳面上有一顆黑痣，以此為認決然不差，你的生日可記得麼？」阿醜道：「我從小沒了爹娘，那裏知道？」杜成治道：「你是太清元年二月初七日亥時生的，乃遺腹之子。因你生母馮桂姐耽孕□七月所產，故名過兒，你今快快回去。」阿醜扯住不放，哭道：「我只是隨你在此快活，不回去了。」杜成治道：「此處是陰司地府，你不知道，況是梁國地方，你若不去，就不得活了。」阿醜方纔放手，垂淚欲行，杜成治道：「我兒且住，還有一句至緊言語，幾乎忘了。若你伏侍公公歸天之後，你已成人，千萬將公公骸骨歸家，葬于祖墳上，盡我之心。我的骸骨，已沉埋梁國，須日後還鄉。族中尚有親人，你可歸宗認取。暫時落籍，久後必然發跡。我陰靈暗中護你，你當切記于心，不可忘了。」

父子們正要分別，忽殿後轉出二位夫人，將阿醜抱住，號啕痛哭。阿醜認得兩個母親，也放聲慟哭起來。功曹土地突至殿上道：「天色酷暑，日已過午，貴人作速回陽，遲則房舍欲壞，有誤大事。」杜成治也催促快去，這母子三人，牽衣執袂，不忍分離。杜成治將手指著殿外道：「兀的不是鬼王來也！」阿醜急回頭看時，條然不見了父母，但見一片長江阻住去路，滔滔大浪從腳跟邊滾來。功曹搶阿醜上馬，騰空而起，但聞風雨之聲。遠遠見山頂上人馬攢繞喧嚷，功曹對阿醜道：「為你一人，驚動了諸處神祇，都在此守護。」言畢，驟馬奔至山頂。土地將阿醜撮著腳，顛下馬來。阿醜大叫一聲：「顛死我也！」

此時林澹然合莊人，都在那裏看守。原來，當日林澹然因莊門不開，不見了阿醜，著人四下尋覓。有人報說，有一小廝，如此模樣，跌死在山上。澹然帶了人從，親自來看，果然是阿醜，跌死在松樹之下，一齊啼哭。澹然將阿醜渾身撫摸一遍，忙拭淚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此子相貌端厚，決非夭折者，汝等不必悲啼。」忙打點茶湯藥餌，又令人倚樹張蓋遮蔽，眾皆環立看守。將及申刻，忽然阿醜大叫一聲：「顛死我也！」眾人驚喜。胡性定忙將阿醜扶起，澹然即調定神散灌下咽喉，漸漸回神，手足活動。開眼看了眾人，方知是死去還魂。此時村鄰過往來看的人甚多，都與林澹然賀喜。澹然謝別眾人，僱轎抬了阿醜回莊，用藥調治。數日後，阿醜精神復舊，依然好了。澹然細問跌死根由，阿醜將前後事一一訴說，只不講出父親分付之言。澹然方纔放心。

阿醜依舊頑耍。心下只恨那大蟲幾乎喪命，對薛舉道：「我這條性命，險些兒落在那山貓口裏。怎麼拿住他，打死這孽畜，方泄此恨。」薛舉道：「不難，我幫你去捉。只是沒器械，難以近他，又不識大蟲穴在何處，惟恐尋他不著。」阿醜道：「那山貓諒只在此山前後，容易尋的。若要器械也有。」薛舉道：「器械在何處？」阿醜溜入苗知碩房裏，偷了一條鐵尺，一把短刀，又問鄰合借了兩枝筆管鎗。兩個逕到小蓬山上來，只向峰巒曲拗樹木叢雜之處，尋了一遍，不見蹤跡。看看天晚，阿醜將器械寄在山人家，取路回莊。

次日，二人喫罷午飯，復往山上來，穿東過西，走遍深岩窮谷，又尋不見。二人疲倦，暫在石磴上坐了歇力。阿醜道：「那夜毛蟲被我燒傷了眼睛，看他攙過隔河山上去了，莫非窩穴在對門山裏？」薛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決有下落，快快尋去。」二人下山，頭頂衣裳，手拖鎗杆，渡過河去。爬上岸，拭乾了身上，穿了衣服，飛奔上山。逕過山頂，恰是一片平陽地，週圍都是大竹。二人穿入竹林，只見地上一帶鮮血，兩個隨著血跡而走，行不上一箭之路，忽見血淋淋一隻人手，弔在樹根上。阿醜道：「大叔，你見麼？」薛舉道：「這毛蟲又在此傷人，決在左近了。」二人直尋出山弄，不見有虎，復回原路，走出竹林，下山行近河口，猛聽得淙淙水響。急抬頭看時，正是那大蟲，口裏銜著一隻黑犬渡河過來。二人抖擻精神，挺鎗佈定。那虎不知，爬上岸，放下黑犬，把身子抖了幾抖，雙爪按住狗頸正要動口，不提防阿醜大喝一聲，一鎗刺來。大蟲急舒右爪一搶，那枝鎗杆，早被搭折，阿醜倒撞下去，跌在坡下。大蟲欲張口來咬，被薛舉一鎗戳去。大蟲棄了阿醜，兜轉身來撲薛舉。薛舉刺不著，忙閃入樹傍，大蟲撲了一個空。薛舉復挺鎗亂刺，大蟲將前爪按一按，向前撲來，被阿醜跳起身，拔刀向虎臀上亂砍。大蟲嗥吼，翻身來撲阿醜，薛舉乘勢盡力一鎗，刺入虎頰。那虎兩爪向上一搭，刮地一聲，又將鎗杆斷為兩截，反把鎗頭擊人肉裏。那虎負疼振怒，奮力躍起，從半空撲將下來。薛舉乖滑，忙轉入樹後躲過。此時心下也覺有些慌張，急招呼阿醜下水回去。

二人跳入河內，那大蟲也躡身跳將下來，沒水撲人。對岸樵夫見了，喊叫：「那兩個孩子，快沒上流逃命！」不知這兩個頑皮是一雙水葫蘆，大蟲落水，正中二人之機。阿醜見虎趕來，鑽入水底，抄轉虎後，浮出水面，雙手將虎尾攔住。大蟲雖然力猛，水中四足懸空，不能著力，反被阿醜拖住。

薛舉走水如登平地，從側首劃攏，飛身跨上虎背，兩手揪定虎耳，盡力按下水去。大蟲性發，吼一聲翻身亂滾，將二人滾落水底。岸上人跌腳叫苦，吶喊驅逐。那虎昂頭掉尾，浮水奔轉東岸。只聽見潺潺水響，二人翻波踏浪，跳出水面，一齊跨上虎背。阿五緊抱虎頸，薛舉倒扳虎尾，用力按住。大蟲不能轉動，又復鑽下水去，二人復滾落虎背。大蟲躍出水面，奮力沒近岸邊，又被阿醜薛舉趕上，拽定長尾，倒拖轉河中。虎掙去，人扯來，兩下掙扎多時。那大蟲頭垂爪慢，骨都都水灌入口內，頃刻間沉落河心，這二人兀自死命扯住不放。兩岸的人，都看得呆了。

有幾個漁翁膽大的，下水來沒人水底摸那虎時，四爪拳攏，側臥水內。忙喚二人放手，一同遊過河西上岸，取兩件好衣，與二人換了，送酒食壓驚。本村鄰近人，聽說兩個孩童，打死了一隻大虎，都來圍住了看，個個搖頭吐舌喝采。眾漁戶駕舟，搖至河中，打撈死虎，令四個健漢扛抬，隨後有一二百人，同送阿醜薛舉回莊。

此時日已西，林澹然正立在莊前，見這一夥人鬧叢叢抬著一隻大蟲前來，驚問其故。眾人將阿醜薛舉打虎之事說了，合莊人盡皆駭異。林澹然又驚又喜，即令獵戶將虎開剝了，虎肉五臟散與眾人，虎頭四爪送與張太公，止留虎皮自用。鄰眾作謝散去。後人有詩，單贊杜薛二子幼年打虎之勇。詩云：

天生豪傑幼年沖，徒手格虎人中龍。

此日崢嶸露頭角，四海烈烈揚英風。

阿醜自打虎之後，每每思念冥中父親所囑公孫相會之語，不敢遠出，只在莊前伺候。一日午飯後，身子困倦，坐在槐樹陰下打盹。一覺睡去，直至將晚未醒。正鼾睡間，被人叫喚驚覺。站起身，擦著眼睛，口中咕咕囁囁罵道：「是那一個鳥娘養的，驚醒我

的睡頭。可惡，可惡。」只見一個老者，立在面前，笑道：「小官兒這等嘴尖罵人。我老人家因貪趕路程，天晚遇不著飯店，到貴莊借宿一宵，因此驚醒你，休得發惱。」阿醜仔細看時，這老者生得白淨面皮，長髯似雪，身軀瘦健修長，容貌清古。頭戴一頂漆紗道巾，身穿青絹沿邊黃布道袍，腰繫絨條，腳著多耳麻鞋，手執龍頭拐杖。阿醜心下大驚道：「異事！陰府父親所言，果然不虛。」忙應道：「老公公，裏面請坐。適纔睡夢裏，失口衝撞，莫怪。」老者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好一個乖覺官兒。」阿醜領老者進莊內禪堂椅上坐下，走入方丈，見林澹然稟道：「外有一位老者來借宿，不知老爺肯容他麼？」林澹然道：「是單身，還有伴當？」阿醜道：「止是一個老兒。生得極其清健，像道人打扮，並沒甚伴當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既是孤身老者，留宿一宵不妨。你去掌起燈來，待我出去接見。」阿醜即在佛前點琉璃，又燭臺上點起一對紅燭。

林澹然步出禪堂看時，兩下俱喫一驚。原來老者不是別人，就是杜成治之父杜悅是也。當時林澹然認得是杜悅，杜悅認得是林澹然，兩下不期而會，心下大喜。敘禮已畢，分賓主坐定。林澹然道：「自從老丈分別之後；經今□餘年。貧僧深感厚恩，未嘗頃刻敢忘，不意今日偶爾相逢，真是奇遇。老丈一向何處棲身？目今為何事，打從小莊經過？」杜悅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老朽自與老爺拜別後，屢屢在邊庭打探小兒成治消息。聞人傳說，小兒已為都督，老朽打點行裝，欲赴梁國任所，希圖一會。不期命蹇，染了瘋疾，滿身麻木，不能行動，幾乎命染黃沙。又虧永清僧弟接入庵內，請醫調治，整整在床睡了數年。不意客歲，永清又已棄世。聞人傳說，小兒為救遊僧，被朝廷提究，一時驚死，人離家破。老朽恨不得身生兩翅，飛去尋覓，無奈染此惡疾，止好朝夕悲哭而已。去冬方得病體痊安，可以行動。今措置盤纏，要到梁國訪問的實下落，不想得遇老爺，實出望外。」說罷，兩淚交流。

林澹然亦垂淚道：「令郎官為總兵都督，仁威遠播，朝野皆欽。小僧向年曾與相會，言及老丈傳與家報，都督見書大慟。臨別時托小僧傳上老丈，或得會面，速至武平圓聚。不期令郎為釋放小僧，貽累身死，是小僧害了令郎。每思及此，肝膽皆裂。日前已著小徒到梁打聽寶眷消息，都說道令郎身死之後，有妾馮氏，生得一子。不幸令媳夫人和妾，相繼而亡，家業又遭回祿，令孫不知下落。小僧拳拳在心，正欲著人尋訪令孫蹤跡。今得老丈至此，實為天幸。但可傷永清老師早已歸西，未及一弔，貧僧負罪實多。老人家不須遠涉風霜，只在敝莊安養罷了。」杜悅聽罷，苦切不勝，哭道：「我那兒，我那孫子呵，卻從何處得見你也！閃得我老骨頭無投無奔。」說罷，跌足痛哭。

正哭間，屏風後轉出阿醜來，將杜悅衣襟一把扯住，叫道：「我的公公，今日方纔得見你面！」杜悅悲苦不禁，被這阿醜扯住，沒作理會處。林澹然喝道：「這畜生又來瘋顛作怪，甚麼模樣！」阿醜喊道：「阿醜不顛，今日認公公也。」林澹然怒道：「這畜生，誰是你公公？不放手時，活活打死。」杜悅道：「老爺且慢打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小官，你為何就認我是你公公？」

阿醜放手道：「前月那夜跌死，見我父親杜都督，哭說林老爺救我公公杜悅性命，如此這般，細細囑付。說公公月餘後，必來莊上，教我相認。又說我是遺腹子，妾馮桂姐耽孕□七個月生的，名叫過兒。適纔公公和老爺說及借宿緣由，與冥府父親說的無二，不是我公公是誰？」杜悅道：「莫非你聽得我與林老爺所講，名捏出來的？」阿醜道：「我自小不認得爹娘，又不知前前後後的事，如何捏得出？公公你不信時，將左手出來看。父親說，公公左手背有三點壽痣。」杜悅笑道：「這小官忒也靈變，見我左手拿著拐杖，有三點痣，就說是父親教的。」阿醜爭道：「這壽痣是我看見了，父親還說公公右腳面上有一顆黑痣，難道也是我看見了說說的？」

杜悅聽了，愕然大驚，對澹然道：「果然老朽腳面上有此黑痣，真是我的孫兒了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世間有這樣異事？阿醜初來時，俺便覺有些心動，不想公孫今日于此相會，真乃千古奇逢。」杜悅將阿醜細看，聲音笑貌，實與杜成治有幾分相似，不覺撲簌簌淚如雨下，一把將醜兒抱住，悲喜交集。阿醜也扯住杜悅叫公公。林澹然道：「老丈不須發悲，公孫奇會，莫大喜事。」杜悅謝畢，林澹然教道人擺下酒食賀喜。杜悅上坐，林澹然下陪，阿醜打橫，仍舊改名過兒，三人盡歡而飲。林澹然道：「一向感承令郎救命之恩，奈無門路可報，今得老丈與今孫在此，實愜俺懷。」杜悅稱謝不已。林澹然心下大喜，酒闌席散，著道人掌燈，送杜悅耳房安歇。

當夜，林澹然想起杜成治釋放致死情由，今幸公孫相會，于此養其老，撫其孤，亦可以報其德了。但永清長老代俺視髮參禪，復贈禮物，心常感激，欲見而不可得；今又仙遊，不勝傷感，一夜不能安寢。次早起來，備辦祭禮香燭，設立神位，請杜悅為祭主，向西遙祭。林澹然跪下，親讀祭文云：

維大齊天保八年七月望日，沐恩剃度弟子林太空，謹以香花蔬食，清供于圓寂大恩師永清住持之靈曰：唯師菩提早證，彼岸先登。捨慈航而普度群迷，轉法輪而弘施戒律。念太空塵俗武夫，荷蒙濟拔。棒喝之下，收轉雄心；摩頂之餘，頓開覺路。恩同天地以無涯，欲報涓埃而莫罄。敬陳菲供，用展鄙私。尚饗。

讀罷，涕淚交流，慟哭一場。杜悅過兒和苗知碩等，無不垂淚。祭畢，杜悅拜謝，方纔散了祭餘。

是夜三更，林澹然入定之際，恍惚見兩個青衣人帶著一個和尚，項上繫著鐵索，向前稽首道：「承法師盛祭，特此相謝。」林澹然跳下禪床看時，正是永清長老。林澹然執手悲咽，問道：「吾師戒行清高，立心正直，既已謝世，即當往生淨土，何至于此？」永清道：「貧僧出家以來，謹守清規，毫忽不敢妄行。只因昔年蓋造觀音堂，缺少錢糧，寫一紙借契，往山下萬員外家貸銀二□兩。那員外是一位好善長者，不收文契，照券兌銀與我，說道不取利息，止要還本。不期那長者半載之後，抱疾而亡，其子幼小，貧僧延捱未還，負此一件錢債。臨終之後，將我押至冥司。閻羅天子大怒，喝罵出家人不持戒行，瞞心昧己，負債不償。本當押赴阿鼻，幸不犯酒色，尚有可解。暫禁本獄，待填還此債，方轉輪回，托生陽世。貧僧久繫囚圍，無便可出，昨感法師祭禮，閻羅天子放我出來，道：普真衛法禪師祭汝，乃是汝一條托生門路。著這二人引我至此叩謝。煩法師令家兄往問月庵，對徒孫卜了性說，取我那一紙北山弄口的田契，原田五畝，價值四□金銀，送至萬員外家裏。說此一段因果，其院君必然收領。若得如此，則貧僧有托生之機。乞法師留神，萬萬莫誤。」林澹然聽罷，惕然驚駭，應允道：「明日即使令兄前去，不必憂慮。」又與青衣人役道：「看山僧薄面，去了繩索。」那二人道：「禪師嚴命，焉敢有違。」即取下鐵索。永清長老千恩萬謝，作別回去，林澹然方纔醒悟。

次早就對杜悅說知，杜悅悲慘不已，打點行囊，就央苗知碩作伴，即刻起程。不一日來到澤州析城山下，逕進問月庵，卻好卜了性迎著見禮，問道：「杜老丈貴恙痊可，說往武平郡尋覓令郎，何以至此？」杜悅將永清長老負債托夢，與林澹然取契情由說了一遍。卜了性大驚，一面整飯管待，一面取契，與杜苗二人，同至萬員外家，對院君拜還，說此情由。院君歡天喜地，收了田契，再三留住酒飯。杜悅等辭謝回庵，與卜了性作別，取路回莊，覆了林澹然。林澹然大喜，夜間又夢永清長老來作謝，眉開眼笑，不是以前愁苦形像。向前道：「貧僧荷蒙法師教度，今將托生四川！青州府中富家為男，向後還有相見之日。」林澹然再欲問時，早已驚醒。自此以後，杜悅留在莊裏過活。

時序易遷，光陰迅速，又值仲秋天氣。城內張太公著家僮來說：「先生開館，接薛小官讀書。」林澹然即打發過兒與薛舉同進城去攻書。杜悅歡喜，自送孫子到館中來。與先生相見禮畢，獻上禮物，求先生與過兒取名，先生即取名為杜伏威。杜悅自回莊去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這杜伏威行動百般伶俐，但到讀書，磕睡就來。況兼甚是頑劣，只待先生回去，就和薛舉撲交耍拳，攀梁溜柱。先生頻頻責罰，二人煩惱，暗中商議。薛舉道：「匡耐先生無狀，屢屢責我兩個，此恨何以報之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有一妙法，弄這老殺材，管教他命在須臾。」薛舉道：「這老獠賊焉能殺擺布得他死？」杜伏威道：「要他死何難，但係師長，于心不忍，止令他死去還魂，泄我二人之氣。我識得一種草藥，甚青翠可愛，是一牧童教我的，生在城外一座土山上。他說這藥名為鬼頭塞腸草，第一厲害。譬如怪這個人，將這草抹在他溺桶上，那人放溺時，這草的毒氣就鑽入肚裏去，立刻肚腹作腫，前後水火不通。不消三二日，斷送一條性命。或擦在他褲子上也好。我問他，害人性命，也不是妙藥。牧童說，另有解藥。如若騙人脹了一二日，要解時，用糞

清汁嚙下，登時可解。我把這藥草緊緊記在心裏。如今老死囚苦苦與我作對，不如將此草奉敬他一奉敬，即報了此恨了。」薛舉道：「藥草卻在城外，怎地一時取得？」杜伏威道：「趁今晚趕出城，明早取了藥草，登時奔進城來，尚不為遲。」薛舉道：「果然如此甚妙，快去快來。」杜伏威即抽身拽開腳步，臨晚闖出城外。時天氣尚熱，在山凹裏蹲了一夜，待天色微明，上嶺拔了草，藏在袖裏，依舊取路奔入城來。

卻說先生侵早起來，不見杜伏威，問張善相：「杜伏威何處去了？」張善相道：「不知。」問薛舉，也道不知。直到辰牌時候，杜伏威喘吁吁的來了。先生喝道：「你不讀書，卻往何處去閑耍？」杜伏威道：「學生昨晚在門首，見莊內道人來城裏買水果，說我公公身子不健，學生心下計念公公年老，連晚出城探望，幸而已好。今早林師太著我進城來。昨晚心忙，不曾稟過先生，乞饒恕這一次。」先生道：「瞞我出城，本該重責。聞公公有病，連晚問安，尚有孝順之心，今次饒你，快去讀書。」杜伏威將脖子縮了幾縮，舌頭伸了兩伸，且去哼哼地讀書。捱到日午，先生喫飯，杜伏威蹓入先生臥房裏，掀開馬桶蓋，將袖中藥草揉爛，塗在馬桶四圍沿上，依舊蓋了，復身入學堂來。心中暗想：「這草藥未曾試過，不知有靈應否？且看何如，再做計較。」半日無話。

看看天色將晚，先生進房裏去方便，坐在馬桶上，只覺得腿和陰子屁孔就如物辣的一般，刺得生疼。先生立起身來看時，馬桶又是潔淨的。復坐了，欲大解時，掙了半晌，掙不出一些。要小解時，掙得面紅耳脹，撒不下一點。先生心下大驚道：「這又是作怪，為何水火俱閉了？」不多時，陡然陰囊脹大如斗，腰腹作疼，兩腳移動不得，只得上床睡了。捱至更深，愈覺疼痛不止，漸加沉重。正是：

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禍福。  
畢竟先生性命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  
(本節完)